

# 浅析如何提高高中地理灾害教育有效性

刘宁

安庆师范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摘要]**自然灾害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国人民,防灾减灾是人类与自然界相处过程中的必要工作。灾害教育在人类防灾减灾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它可以有效提高人们的灾害意识和防灾减灾能力。我国高中地理课程肩负着对学生实施灾害教育的重任,本文从灾害文化塑造、课堂活动教学、课外实践教学以及教学评价方式四个方面来阐述提高高中地理灾害教育有效性的方法策略。

**[关键词]**高中地理; 灾害教育; 有效性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0.02.290

一直以来,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难题,防灾减灾、抗灾救灾成为全人类的重要职责。灾害教育是以培养公民灾害意识和防灾素养,达到防灾减灾目的的教育<sup>[1]</sup>。《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明确提出“运用资料,说明常见自然灾害的成因,了解避灾、防灾的措施”的内容要求,并在最新出版的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教材中将“自然灾害”单独设置成一个章节。这不仅说明高中地理课程蕴藏着丰富的灾害教育内容,还指示地理学科应承担起对学生开展灾害教育的重担。基于此,本文尝试探索提高高中地理灾害教育有效性的方法与路径,以期帮助地理教师更好地在教学实践中落实灾害教育。

## 一、塑造灾害文化氛围

灾害文化是指人类在面对和处理自然灾害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观念和心里,不仅包含着社会长期积累的灾害经验,还包含着社会对灾害秉持的主流思考,构筑了灾害教育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因此教师应充分挖掘和塑造灾害文化,全方位发挥其育人价值。

### (一) 立足校园环境,凝聚灾害教育的文化氛围

作为一种生存理念,灾害文化在校园中无时无处不在,分散于校内各个角落之中。它不仅存在于学校的教育管理体制内,渗透在校园安全教育专题活动里,还出现在校本课程关于学校所在区域的真实灾害事件中。教师在实施灾害教育过程中,应通过多种方式挖掘校园内所具备的灾害文化元素。比如通过校园广播站宣传灾害新闻时事,利用宣传栏、教室内的黑板等设施普及防灾知识,从而打造灾害教育“软”环境,激发学生个体灾害意识,增强学生防灾自觉性;此外还可根据本区域的自然灾害特征,结合地理课程标准和教材编制各种防灾减灾小册子,以供学生日常阅读使用;还可以在校内不定期举办追悼纪念仪式、防灾知识竞赛、防灾救灾训练等活动,提高学生的参与性,锻炼学生防灾技巧,引导学生参与到日常防灾行动当中。

### (二) 解读地理教材,挖掘知识背后的文化元素

地理教材是教师对学生实施灾害教育的主要依据,其所呈现出的灾害内容渗透着对灾害文化的传递。以新版人教版

高中地理必修一为例,该本教科书以遥感图、示意图、现场图等图像直观地呈现出防灾减灾场景,从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叙述了人类在防灾减灾的各种举措,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我国人民在对抗灾害时的不屈精神。地理教师可根据尺度的思想,划分受灾主体,从国家(制度文化)、社会(民族文化)、个体(精神文化)等方面立体化引导学生思考人类与自然灾害的相互关系,在人人协调观基础上树立科学的灾害观。

## 二、丰富课堂教学活动

知识的学习不单纯是一种理解和记忆来进行的理性活动,亦是一种需要体验才能完成的领悟性、情感性活动<sup>[4]</sup>。在以往灾害教学中教师占据课堂大多数时间,学生处于被动状态,导致学生对灾害学习的兴趣度不高。因而教师需调整过去单一的教学方式,尝试运用多种组织形式开展地理灾害教育,激发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活动热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 (一) 注重多媒体的辅助作用,增强灾害教育直观性

当前教育发展已步入信息化、网络化时代,高中教室大多配备了多媒体及网络设备。多媒体技术可凭借图片、视频等媒介将地理现象直观地呈现出来,给学生带来视觉、听觉等多方面感官刺激,加深学生的印象,所以教师应充分利用室内本有的设备为地理灾害教育服务。例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多媒体向学生播放洪涝、地震、台风等灾害发生时的视频,体会自然灾害的破坏力;通过灾害发生前后的遥感影像动态图来演示灾害产生的机理和对环境的影响,帮助学生理解知识和记忆;通过播放人类抗灾和救灾时的真实片段,展现人类在对抗灾害时所展现的不屈和团结互助精神,唤起学生对灾区人民的同情心,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生命伦理观,树立“防患于未然”的灾害意识。

### (二) 采用角色扮演教学方式,提高灾害教育参与性

角色扮演法是指通过提前设定教学情境,让学生分别饰演特定角色并进行相应行为,从角色视觉来体验、思考,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相关知识与能力的教学模式。它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教学过程中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从扮演角色的言语和行为中感悟知识的意义。在以往地理灾害教育过程

中,学生多以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灾害,如果在现实世界里遇到灾害,学生很难做出正确的避灾行为。对此,教师可为学生创造灾害模拟情境,让学生扮演旁观者、受灾者、救援者等不同角色,从受灾者的视觉判断其自救与互救行为的对错,培养学生的防灾技能;从救援者的视界感受生命的意义,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从旁观者的视域感受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交互关系,培养学生的人地协调观。

### 三、开展课外实践教学

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我国灾害教育偏理论化,缺少实践活动,对学生防灾技能的培养不足。所以地理教师在培养学生防灾技能时理当走出教室,通过一系列的课外实践活动加深学生对防灾知识的理解,锻炼学生的自救与互救技能。

#### (一) 基于乡土地理开展调查活动

常规高中地理课程较少涉及乡土地理,然而自然灾害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所以灾害教育要立足于区域情境,将教学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开展探究性教学活动。比如教师可以学校所在区域发生过的灾害事件为例,确定调查活动的主题,布置调查内容;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在教师引导下通过实地调研、网上浏览、阅读书籍报刊等方式查阅和搜集相关信息,深入了解灾害对本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明晰本地政府和人民所做的防灾措施;学生在完成相关调查后可由小组代表在课堂中以PPT、调研报告、视频等方式展示调查成果(如图1)。这样既能丰富学生的生活体验,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灾害意识;又助于学生观察生活中的地理现象,提升学生应对灾害的能力。

#### (二) 完善演习方案搞活防灾演练

传统的校园模拟防灾演习多以地震、火灾为主,在实施过程中学生自主性较低,经常是简单听从学校组织者的安排,完成提前制定好的行为。这样做虽然能够提高防灾演习的效率,缩短逃生时间,但无法做到学生对灾害的真实体验,也难以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外显于实践生活。因此防灾演习不能只看时间效率,而应注重其效果程度,是否达到了灾害教育的真正目的。例如,在开展防灾演练前,教师应先开展相应的灾害课堂教学,使学生在演习前掌握一定的灾害和防灾知识;在演习过程中,密切观察学生的行为表现;在完成演习后,分别对学生群体和个体表现进行全方位评价和反馈,考查学生是否将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除了开展事前明确灾种的防灾演习,更建议教师尝试一些随意型防灾演习,即事前不通知学生,不确定灾害种类,使学生置身于“真实”的灾害场景中,以增强学生在灾害来临时的心理素质。

### 四、完善落实评价机制

学生的学习活动具有综合性特点,单一的评价方式是无

法衡量学生的变化与成长。目前考试成绩在学生评价中占据的比重过大,这就容易导致灾害教育“重理论、轻实践”、“重考试、轻能力”,直接影响到学生对防灾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态度,更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防灾素养。所以教师应抓住本次课改的契机,建立一套符合实际灾害教育教学需求的多元评价机制,多维度评判学生是否达到灾害教育的培养目标。

#### (一) 重视过程性评价

传统纸笔测验通常是在教师完成某一阶段的教学后进行,其方式过于重视量化评价,这导致灾害教育的教与评相互割裂,学生不明地理灾害教育的教学目标,只是盲目追求高分。对此教师应重视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在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批判思维。设计过程性评价,教师应从地理灾害教育的培养目标出发,确定评价目标;根据评价目标设置学生的表现性任务,即让学生明白该完成哪些内容;针对表现性任务制定详细的评分规则,该规则要使学生清楚自己处于何种表现程度,后续成长该达到何种水平;在评价过程中也要兼顾学生的主体性,将自评与互评融入其中。

#### (二) 适当增加考试比重

当前正值新高考实行初期,防灾减灾知识在过往高考中很少被考查到,导致教师和学生都不重视相关内容。因此,地理教师应率先改变过往“被高考的分值左右”的陈旧思维,反而妥善利用“考试”的导向性,结合学校教学实情,增加对学生灾害知识的客观检测。比如在学校自主命题的月考、期中考试适当增加灾害相关内容的分值,促使学生重视灾害教育。

综上所述,想要提高高中地理灾害教育的有效性,首先地理教师要在校园内塑造灾害文化,加深学生对灾害的理解,形成正确的灾害观;在课堂教学中要转变过往枯燥单一的灾害教学方式,丰富课堂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对灾害和防灾知识学习热情;同时立足于区域环境开展灾害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对学生防灾技能的培养;最后要完善落实评价机制,重视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

### 参考文献

- [1]张英,王民,谭秀华.灾害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初步思考[J].灾害学,2011,26(1):109-117.
- [2]张勤,高亦飞,高娜,郭建素,王宝坤.城镇社区地震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灾害学,2009(03).
- [3]姚迪.当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宣传教育的思考[J].灾害学,2009(02).
- [4]罗祖兵,郭超华.知识学习的体验属性及其教学意蕴[J].教育研究,2019(11):81-90.